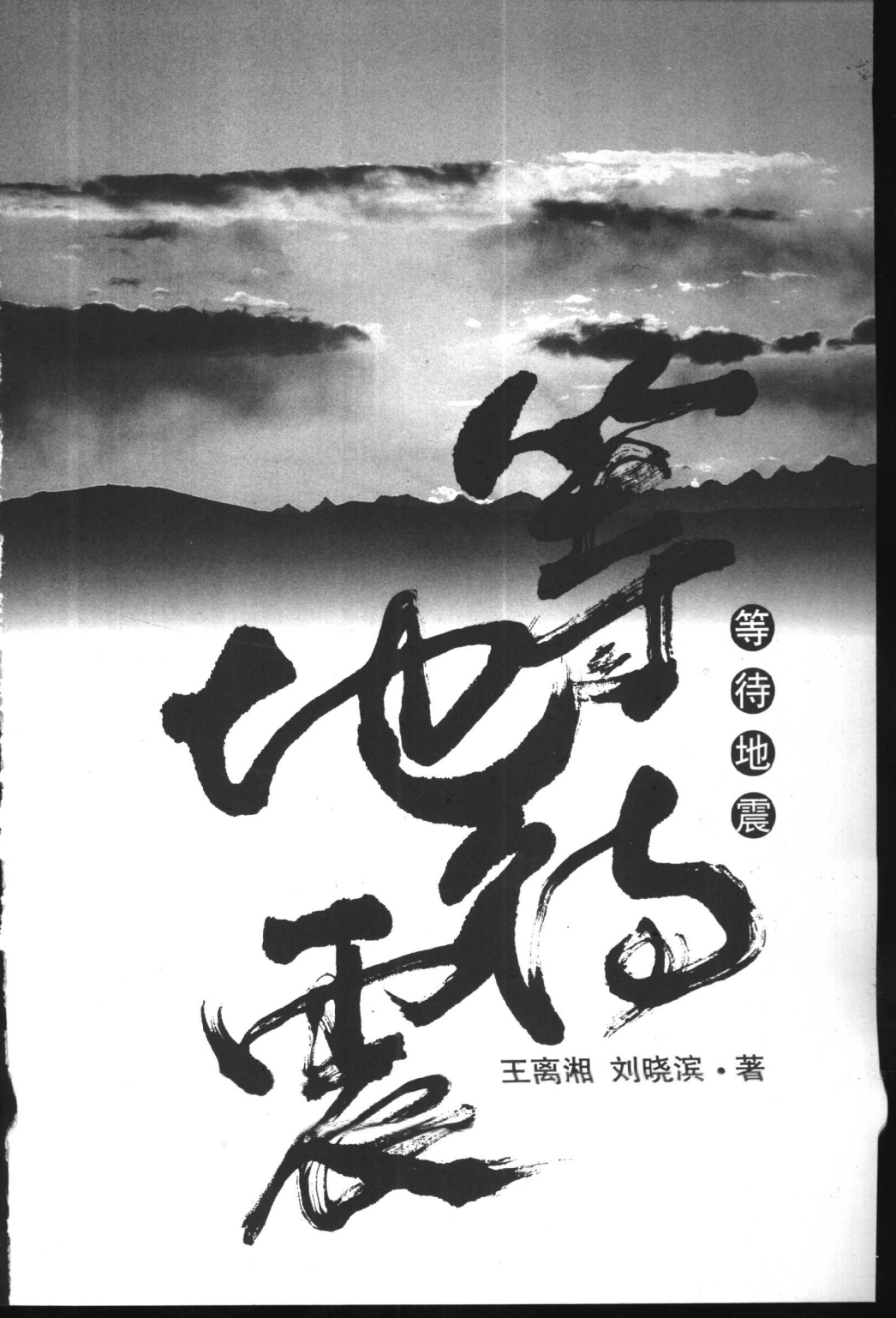


等待地震

王离湘 刘晓滨·著

等待地震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几乎毁灭了所有的生命，幸存下来的李忽然与叶玉涵、洪心如与葛竟成的爱情也因之走向了另一面……二十年后，李忽然从美国回到故里，竟又重见地震前的种种奇异现象……再次的面面对，不但有对地震的余悸，更有在甜蜜混杂着酸楚的回忆中心灵所经受的震颤……小说运用时空交错的手法，娓娓述说了几对恋人二十年间风风雨雨坎坷的人生历程和生命体验，展示了一种达观、向上的人生状态。



等待地震

等
待
地
震

王离湘 刘晓滨 · 著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待地震/王离湘,刘晓滨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9

ISBN 7-02-003905-7

I. 等… II. ①王…②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011 号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王景林

等待地震

Deng Dai Di Zhen

王离湘 刘晓滨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4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2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02-003905-7/I · 2965

定价 22.80 元

前 奏

0

时间的耙齿，刚刚耙碎七月的土地，一股诡秘的气息便如雾障般骤然浓浓淡淡地蔓延开来。这股气息先是烟岚般丝丝缕缕地在角角落落处悄无声息地滋生着，后来便如穿街过巷无孔不入的风，咝咝啦啦就裂帛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了。大面积生长着的不安，以其铿锵有力的步履，蹂踏着人们的心思；被涂抹得斑驳陆离了的目光，便如施了生长剂的藤蔓植物，摇动着那些纷纷扬扬看不见的手，朝着被想象垒砌的极致处，疯狂地攀援着、延伸着……

人头攒动、车流如织的平安城，虽然仍旧在自己的轨道上平静地、节奏分明地运行着，然而，我们不妨通过这正常的外表深入到其中的某一点去，哪怕只是融进自行车流滚滚的上下班途中，哪怕只是坐在随便哪家茶馆随便哪张茶桌旁，抑或置身在迪厅舒缓的音乐中，你会蓦然发现，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哪怕只是茶杯落地发出的异乎寻常的声响，哪怕只是因故障唱碟戛然而止，抑或并非遥远处的那根席地卷动着的尘柱不断翻卷着的旋风，有一种悸动，就会猝然出现在飘忽无定的眼神里，出现在躲躲闪闪喁喁惊颤了的言语中，你会在那些强自镇静或毫不掩饰的脸庞上，感受到那样一种扑面而来的紧张，你会随意地就可以在那一双双不同的眸子里拾到一串串已隐隐现出的相同的

惊慌！

这种情景犹如雷暴天里那样一种凝固了的、令人窒息的燥热产生出的心灵喧嚣：风不动，树不摇，一切有生命的活体都大张着嘴喘息，只有炭黑的云在天空无声地涵卷着、怒涌着，只有紫色的闪电在厚厚的云层罅隙处无声地透露出疹人的剑光，而扑鼻的雨腥味就这样可怕地预告了即将到来的一切；这种情景也亦如大雨之后的旷野，虽然到处仍是潺潺的水声，但太阳的战车一经威威武武重新辘辘地碾过，这种潺潺之声就渐渐稀了，弱了，水淋淋、湿漉漉的地皮在氤氲出一片清新之后随即就干燥如昨了，只是阵雨落地时被迅速吸收的部分，已经深入到了土壤的深处，被形形色色的绿色植物色彩纷呈地举了起来，外表是很难看到那种深入和渗透的详细过程的！

扑朔迷离的自然现象常常扑朔迷离地解析了社会的某种景观：无声的东西有时候比有声的东西来得更猛烈，因而更可怕；隐形的渗透有时比有形的展示更加深入，因而也更加醒目、更加耐得住蒸发！

人们的不安、惶然来自于大自然某些方面的变化和反常。

自进入七月以后，平安城便被接踵而来的许多令人费解的怪事所深深困扰着。

先是一位妇女在城北八溪村村南的荒草岗上发现了双头蛇。中国北方的蛇本来就比较罕见，更甭说是双头的了。那位妇女逆着上午的阳光正高视阔步地走着，突然，踏白了的小径旁青青的茅草尖簌簌地在她裤角旁抖动了几下，她在顿步的同时定睛看去，却只见草丛中探出了一只拇指般粗的黄褐色的蛇头，正朝她诡谲地瞪着乌黑的小眼睛、“啞啞”地吐着分叉的信子哩！大骇之下出了一身鸡皮疙瘩的她慌忙后退了三两步。这一

猝然退步，稍稍改变了视觉方向，使得她同时也看清了另一侧另一只一模一样的蛇头。这个蛇头也高昂着，也瞪着眼睛“咝咝”有声地朝着她恶狠狠地吞吐着血红血红的信子哩！随着蛇身的不断扭摆、游动和青茅草的错开，她悚然发现，这两条长约七八寸的上半截身子之下，呈 V 字形竟然共有一条长约一尺多的下半截身子！

发现了这一点的她，顿时如置冰窟，心内的某一处冷气嗖嗖，手和脚立时达到了冰结的程度！

同时，也有一种热物质在周身奔涌着。这种奔涌使得她挣脱了畏惧，勇敢地拾起了一块带棱的石头，不顾一切地发着狠朝着那两个令人头皮发麻、令人心惊胆颤的蛇头砸去！复又再捡起一块石头……

她的耳旁倏然飘来了不知是从哪位老祖宗嘴唇上摘下来的话：看见双头蛇，不死也得塌层皮！双头蛇是灾星，是专门向人展示凶兆的，看见它的人无一例外都将遭遇霉运，难免血光之灾！

那就让灾祸终结至此吧！这位妇女这样刻骨铭心地想。无望挣脱的脸上透溢出了几分平静的美丽，颇有要死死我一个之悲壮。

双头蛇虽然模样可怕，但逃生的本领却很差，此头与彼头的不一致性，使得共有的身子不断地为障碍物所阻。没费多大劲，气咻咻、恶狠狠的她便达到了目的。

然而，她还没来得及转身找个坑将其深埋起来，只是刚刚直起了腰，抬起手拭去了额头上的汗，又一条双头蛇从青青的茅草丛间探出了头。一眼瞥见那种笨拙的绳型体和那两个分叉的不怀好意、“咝咝”吐信的指甲型头颅，仅存的那点勇气被本能的一声尖叫惊得支离破碎，她拔腿落荒而逃……

人们后来在八溪村村南的荒草岗上找到了那条几乎被砸成肉泥的双头蛇，却怎么翻扒轰赶也没有找到仍旧还活着的另外一条……

对于双头蛇的猝然出现，人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有人说，平安城自有史以来从未留下过关于双头蛇的记录，蛇从何来？应该说，它的出现一定是有其缘由的！有人说，从迷信的角度讲，看见双头蛇，只是不吉利，退一万步说，充其量也只是涉及个人的命运，可是，多条双头蛇出现意味着什么呢？该不是昭示了某种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变吧？还有人说，双头蛇其实只不过是一卵双生的畸形发育罢了。现代科学的介入，化学、农药的侵害，工厂排放大量的有毒物质，环境受到如此严重的污染，别说是两头蛇，家养的猪不也有一头两面的吗？野生的青蛙不也有双头一身的吗？人呢，也不例外，不也有连体婴儿吗？还有这个癌呀，那个症呀，不是越患越奇、越患越让人感到摸不着头脑、见怪不怪了吗？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双头蛇那两个吐着恶毒语言的信子还没有诡异地离开人们的话题，又有一群红蜻蜓在人们头顶的上空御风而行，它们拍动着透明的翅膀，缓缓地从城市的上空飞过。变得柔和了的西斜的阳光顿时乌云般黑压压地被遮掩了。这个长、宽各达数十米的方阵，秩序井然地翔动在人们的讶然中，翔动在它们制造的神秘的氛围里，把一种可怕和不祥，可怕而不祥地塞进了一双双眼睛。

红色蜻蜓群在天空庄严而肃穆地飞行着，在纵横交错的道路、高大的建筑物间恣意地移动着它们那被放大了数十倍的巨大的阴影。它们在平安城东北角翔舞了一个来回，又斜直地飞到了西南角翔舞了一个来回，然后令人十分费解地在西南角与

东北角的中心地带划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儿，便头也不回地平走着朝正北方向飞去，直到消失在数以万计、翘首仰望着眼睛里。

红蜻蜓为什么会在平安城的上空聚集起如此巨大的一群？它们是从哪里飞来的？是在召开家族会议演练阅兵式讨论什么吗？是嗅出了什么危险的气息、感应到了什么灾难，才使它们惊慌逃离，举族迁徙？那么，骤然的集中飞翔，意味着什么样的变故、蕴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然而，更大的不安却是公园里的那群猴子制造出来的。蜻蜓群从平安城上空飞过的第二天上午，猴山上的几十只猴子突然间集团性的癫狂起来：它们一个个抓耳挠腮、上蹿下跳，自戕自己却不能自己，仿佛有一只神秘的手在不断地挥动着一条看不见的鞭子猛烈地击打着它们——喂食，不吃；呵斥，不听！几十只猴子同时显示出了少有的狂躁：它们尖厉地嘶叫着、哀嚎着，惊恐万状地伸出了毛茸茸的“手”，拼命地扭动和摇晃着紧锁着的铁门，急不可耐地试图从假山的一端往围墙上跳；更有疲于奔命者，一次次蹿爬水泥围墙不成，却又一次次锲而不舍地蹶起红红的屁股，尺蠖似的一拱一拱企图攀越上去。当然，它们的努力怎么也是不会成功、如愿以偿的，因为人们早就把它们攀援技巧的底细和蹿跳能力的极限都琢磨透了，计算清了，总是相差的那么一大截儿，就是它们永远也无法逾越的天堑！而这“一大截儿”，就是有灵性的动物与智慧的人差别的最根本的地方！

然而，这“一大截儿”现在衡量的，不是群猴的攀爬跳跃能力，而是群猴的愚蠢和神昏智失！它们为什么要急于逃离人们为它们精心构造的花果山、水帘洞？它们为什么如此迫切地舍弃安逸向往不可知的围墙之外？是因为它们本身方面，比如说信号系统方面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消化系统方面出现了障碍？

抑或它们确实是在冥冥之中发现了什么,感应了什么,而这“什么”却极大地骚动了它们,威胁着它们快乐的生存?

谁也无法作出最恰如其分、最精确的解答。人虽然是由猴子进化而成,人的智慧是最聪明的猴子也永远无法媲美的,但猴子的本能有时候比高智商的人也不知高明了多少倍。它们在弹指间就能感应到的危险,人类却往往需要体验、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才会获得最终的恍然大悟。

稀奇古怪、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系列现象,就这样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据云,城南的一口池塘里,几乎所有的鱼都将圆圆的或尖尖的嘴翘出了水面。众多的白鲢、草鱼、鲤鱼、鲫鱼……成群结队惶惶的在水面游来游去,两腮开开合合,呼吸吐纳着凝望者心头的疑惑:是这口塘水质过于浑浊的原因吗?还是地面上温度高、塘水过热因而缺氧所致呢?

还有大街小巷间出现了被车轮碾轧得血肉模糊的鼠尸。这种鼠浑身毛色漆黑,显然不属于地面上常见的那几种,它们应该来自常年不见阳光的地下管道!

地底下的老鼠怎么跑到地面上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酷热难挡的天气,持续高温,会不会与月亮对地球引力的变化、太阳黑子的变化有关呢?会不会与地震发生前,地表电磁场的异常变化轰击岩层所释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氢气……因而释放出热量,导致临震地带空气增温呢?

.....

大自然只是漫不经心地撩起了衣襟反常的一角,芸芸众生们便错愕不已、无法自持了!

被强烈地震摧残过、啃噬过、改写过自己历史的平安城,在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奋发与拼搏之后,宛如一支出水的

芙蓉，又亭亭玉立在中华民族城市建设的百花争艳之中。然而，磨难并非终止，砥砺也没有结束，从地震的血泊中站起来的平安城人，又无奈地面对着频仍现形无解异常和记忆犹新的惨痛，陷进了如此风声鹤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

隐匿在人们脚下深处的那种热物质，就这样在人们的想象中积聚着巨大的能量等待着爆发。仅以它散发出的若有似无或似是而非的诡异气息，就足以显示出了未知的强大和不可战胜！

人们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靠近了地震，心慌意乱当然不可避免。于是，就有了风一般的传言：一名自诩为有特异功能的预言方士断言，他已经测算出来了，平安城将会有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发生，而且时间就在这一星期之内；一位据传能搬神弄鬼的气功大师说得更邪乎：三天之内的大暴雨发作时将开震……

于是，平安城子民们的眉宇间便平添了几分悲壮之气，不知所措和束手无策在一张张脸上随时随意可捡。

但日子还是要过的。日子的平淡无奇总是与生活的平淡无奇相连在一起；日子的沉实与意义，却是建立在生活的困厄和昂扬之中。一星期之内的震也好，三天之内的震也罢，那一天总是要来临的，踽踽凉凉的等待也是难免的。而等待的每一天都是座需要爬的山，是条需要蹚的河，人生的苦辣酸甜乃至各式各样的喜怒哀乐都像各色的花朵开遍了沿途。大概这也是人的命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吧？毕竟，日子里并非只有地震啊！

平安城人就这样把岁月里的这一小段日子走得漫长了，等待着自己无法承受却不得不承受、无法躲避却不得不设法躲避的东西。这种等待是一个难捱的过程，它将每一个日子都置放进一个密不透风的罐子里，用一种若有似无的文火不紧不慢地煨着，于是，我们常常听到有种液体溢出时所溅出的“啞啞”的响声。

等待是一条路,人们面对着它,只有艰辛地走。

这种走,其实也是在用无奈支撑着自己,强化着自己;用钝刀割肉般的痛参悟着自己和完善着自己啊!

第一部：7月26日

第一章

1

黑色的公爵王沿着 102 国道，自西往东飞也似地疾驶着。

离京城，越三河，过玉田……

远处蓝色的山脉在轿车挡风玻璃上缓缓地、上上下下起伏波动着，伴随着玉带般清清亮亮流淌着的河流，一忽儿缠在车左，一忽儿缠在车右，只有路两旁耸立着的小叶杨、刺槐和垂杨柳，始终以不变的距离扑过来又闪过去，车拐弯它也拐弯，车笔直行走它也笔直相迎；只有旷野上大片大片黄熟的以及仍然青绿着的庄稼，仍旧不慌不忙地从沟沟谷谷间爬出来，从从容容地在车窗外颠簸着、跳跃着……

竭力想辨析出记忆中熟悉部分的李忽然却怎么样也找不到那种熟悉的成分了。沿途的城镇和村落早已今非昔比：鳞次栉比的高楼和棋盘般排列的街道取代了昔日县城“一条马路、一座百货商场”的冷寂；而一幢幢二层小楼的乡村别墅，也取代了农家过去“三间平房一个小院”的布局；拓宽马路时伐掉的树木曾经是最稳定的标识，但后栽的绿荫婆婆出的只是近几年的故事，丝毫也找不出与往日的联系。

但是，城名依旧，村名依旧，路名依旧，人呢，也依旧吗？

一想到人，李忽然那双眯缝在镜片后不大却不失为俊秀的眼睛，顿时闪出了光泽，嘴也悄然一努，右手下意识地用拇指推

了推鼻翼。在这张可以称之为风神俊朗的面孔上，最受看也最耐看的便是这只直而隆的鼻子了：直得恰到好处，隆得极有韵味。或许正是这只鼻子的风光谐调了整张脸型吧，因而使得整个脸部的构筑都透出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清秀和灵动。李忽然不由自主地就坐直了身子。

许多往事从窗外似曾相识的黄色、绿色中扑面而来，许多铭刻五内的身影从眼神里源源不绝地奔涌而出……这些往事和身影仿佛正在奏着一支如倾如诉的曲子，李忽然一经心陷其中，便不绝于耳很难从中游出了。

咳，二十多年的刻意忘却却是如此的难以忘却，一经听到回归的讯号，所有的记忆和情感又回到了原点！他曾经赌咒发誓不再回到这个使他丧魂落魄的地方，然而，他今天还是迫不及待地赶来了。

人世间的事就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往事越是痛苦，越是在痛苦的触动与咀嚼中品评出了令人心动的滋味。尽管他和他们曾经互相设防、互为屏障，尽管从此以后他和他们隔山隔水隔着半个地球，甚至黑夜白天都不相关联！

或许这就是缘分？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无法改变的部分？

哦，平安城，平安城，我是你曾经泼出去的水，可我毕竟也是你的不系之舟啊！他喃喃自语着。这电光石火般从报纸上、从广告里、从人们的言谈话语里现出的名字，是如此的令人亢奋，令人心向往之！记忆的筛子筛出的往事，使他走下了飞机便彻夜难眠（这当然不仅仅是时差改变了生物钟的原因）。许多情绪——甜蜜的，哀怨的，欢愉的，怅惘的，甚至是切肤之痛的……都像一只只带回须的钩子，扎在他今天的躯体上；都像一把把刷子，刷洗着他今天的心境；都幻化成了一张张脸谱，用各种各样

的声调、语气在询问他……

他竭力要忘却的这座城市，如今，却化成了一股温馨的气息，从灵魂深处阵阵往外溢出，他不由得就有了几分微醺的醉意。人说，密封的酒贮藏的时间越长越香醇，而密封的记忆呢，也是如此吗？

他从纽约还未动身飞往北京之前，便在充满了怯意之中几次放下电话又鼓起勇气重新拿起了电话。他需要和平安城沟通、联络，他需要向平安城倾倒自己的思念、裸露自己的感情和心声。

二十多年的空白就这样又衔接上了，他只是拨了拨代表中国平安城的那一组号码，通过查号台，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文化局，找到了他需要找的人：颜毓文。

李忽然自有李忽然的想法，老板既然派他当先行官，去平安城考察规模投资意向，那么，选好项目，就要依靠平安城旧日的相识。颜毓文是这个城市的局级干部，人品无可挑剔，经历、阅历十分丰富，可谓树大根深，当然有资格、有能力扮演好“参谋”这个角色！

他当然还可以再打出几个电话。这座城市目前还活跃着当年与他私交甚笃的几位战友、曾经共同度过了那一段非常岁月的同事，他们也是可以为他分忧、替他出谋划策的，但李忽然在听到颜毓文的回答后，就决定不再打这样的电话了。颜毓文告诉他：招商引资是平安城经济活动中的一件大事，只要有资可引，别说是敞着门，就是关上门，别上闩，人家也有办法让你拉开门闩；纵然拉不开门闩，人家也有办法从偏门、侧门、甚至从后门、窗台上跳进去！

好家伙，如此的执著和神通广大，躲，犹恐不及，还烦心费神找什么人引荐、说项？别自寻烦恼吧！故此，李忽然想，还是别

惊动任何人，进了平安城走走转转然后再相机行事吧。

意犹未尽的他却迟迟不肯放下听筒，有一只欲望之手按捺不住地从他的喉咙里掏出了被理智密封着的另一个姓名。这是个令他愧疚、令他心跳、被他刻意沉埋进心底，却常常叩击着他的相思之梦的姓名，他是如此急切地想知道她的今天，而当他终于说出那三个字：叶玉涵时，慌慌的心跳顿然间就心静如水。

“哦，你是问小叶呀？巧啦！我们现在是邻居，前后楼住着……”

善解人意的颜毓文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叶玉涵现在的家庭情况：一家四口人，丈夫开出租车，女儿在歌舞团上班，儿子念大学。并且告诉了叶玉涵家的电话号码：5162828……

“516—28—28。”

李忽然不觉喃喃念出了声音。他哑摸着这组令他怦然心动、令他想入非非的数字，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过去。

“先生，您的意思是……”

司机小柳放慢了车速，回过头来问他。小柳是北京饭店的出租汽车司机，他与李忽然的雇佣关系是从今天开始的。轿车里只有两个人，小柳显然是误会了。

“哦，哦……”李忽然醒过味儿来，为自己的失态感到不好意思。幸亏前面路旁的树荫下有一个瓜摊，皮薄瓤红的大西瓜正在以自己作广告，无声地而又充满诱惑力地在招徕着来来往往车窗里的眼睛哩！

“下去吃块西瓜再走吧！”

他下意识地又推了推鼻翼，终于找到了可下台阶的借口了。

公爵王稳稳地停下了，机灵而又敏捷的小柳十分利索地下车，恭敬而又殷勤地拉开了车门。李忽然一只脚刚刚踏上实地，